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雷林燕

乌桕红于二月花

□张海华 文/摄

乌桕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树，春夏时节，它并不引人注目：绿叶非常茂盛，但在一片绿色世界里，跟其他的树也没有多大区别；花朵就更加没有特色了，它们既不鲜艳，也不奇特，看上去像一条条绿穗，不特别留意的话，根本不会想到这是花。

但到了深秋，乌桕却一下子焕发出了光彩：满树叶子或橙或红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想不去注意都难。哪怕到了树叶落尽的冬季，乌桕白色的种子依旧挂满枝头，远望如白梅初绽，同时吸引了很多雀鸟前来“聚餐”。

“以叶为花”的乌桕

乌桕是一种落叶乔木，在中国南方广为分布，于宁波的山野中也甚常见，而在城区的公园绿地中，则作为景观树种广为种植。跟枫叶、芦荻等植物一样，自古以来，乌桕也常常被文人墨客所注意，故时常被写入诗文。

《西洲曲》是南北朝时候的民歌，这是一首非常婉约动人的情诗，大意是一个女孩思念情郎，从早春一直到深秋，望眼欲穿，不见君来。里面有两句我特别喜欢的诗：

“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臼树。”

这里纯为白描，仿佛只是眼前景色，但不知为何，每个字都在拨动着人的心弦。伯劳，即“劳燕分飞”之“劳”；乌臼，即今乌桕。傍晚，女孩看到伯劳飞走了，联想到自己与情郎也是天各一方，那时晚风吹着家门口的乌桕树，枝叶轻摇，风情万种，却也令人万分惆怅。

就像前文说的，平时大家可能不大会注意到乌桕这种树，而到了秋天，北风阵阵，候鸟南迁，乌桕的绿叶也逐渐变色，慢慢由绿变黄，由

黄变橙，又由橙变红，而红色之中又是深深浅浅，各有不同。有时，在同一棵树上，几种颜色的叶子同存枝头，在阳光照射下，但见赤橙黄绿，色彩斑斓，十分好看。且看宋代大诗人陆游《秋思》诗云：

“乌桕微丹菊渐开，天高风送雁声哀。诗情也似并刀快，剪得秋光入卷来。”

他说，乌桕红时菊花开，美丽的秋色让他诗情勃发，不下笔都不行。没错，乌桕最美的“高光”时刻，正是在百花凋零的暮秋初冬。

若走近细看，会发现乌桕的叶子很别致，其整体形状接近菱形，而下半部分则像心形。寒风起兮，木叶摇摇，别说满树红叶光彩照人，有时哪怕只有数枚乌桕叶子残留枝头，也依旧觉得它们非常美丽动人。怪不得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、戏剧家李渔说，枫树和乌桕皆是“以叶为花”的树。

乌桕的果实也很有特色，其成熟时为黑色，不久便裂开，露出里面的白色种子——准确地说，那白色部分其实是包裹着种子的假种皮，最里面的才是真正的种子。当树叶落尽，满树只剩下白色种子的时候，远看会让人产生一种白梅初绽的错觉。对此，前人诗文中经常提到，如元代诗人黄镇成有一首名为《东阳道上》的诗：

“山谷苍烟薄，穿林白日斜。崖崩迁客路，木落见人家。

野碓喧春水，山桥枕浅沙。前村乌桕熟，疑是早梅花。”

最后两句诗就很形象地写出了乌桕果实成熟后外壳剥落、种子洁白如梅的样子。这一现象被很多人所注意到，乃至清代诗人袁枚有“眼前欲说之语，往往被人先说”之感叹。他说：“余冬月山行，见柰子离离，误认梅蕊；将欲赋诗，偶读江岷山太守诗云：‘偶看柰子梢头白，疑是江梅小着花。’杭堇浦诗云：‘千林乌桕都离壳，便作梅花一路看。’是此景被人说矣。”（《随园诗话》）



燕雀



乌鸫



大山雀

雀鸟的秋冬“大食堂”

乌桕的白色种子不仅好看，它们还是很多鸟儿在秋冬时节的重要食粮呢，本地常见的很多鸟类，如鸫、鸫、斑鸠、棕鸟、山雀等鸟儿都喜欢吃它们。

近两年的秋冬，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专门在公园里的乌桕树下守候，专门观察、拍摄有哪些鸟来吃种子。最性急的，当属珠颈斑鸠。斑鸠这类鸟，本就喜欢吃植物的叶、果实。因此，当10月底或11月初，乌桕叶子尚为绿色，只有少量果实已经绽裂之时，珠颈斑鸠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来啄食了。

通常，到12月初，乌桕的红叶也已基本落尽，连原本包在种子外面的壳也已经在绽裂后掉落了，因此枝头星星点点，全是白白的种子。在寒冷的冬季，鸟类食物短

缺，乌桕树便成了鸟儿聚餐的“大食堂”。

犹记得，2023年2月中旬，我到鄞州公园二期走走，惊奇地发现，那里的好几株乌桕树上居然还挂着很多种子——而据我在其他地方所见，绝大多数乌桕的种子已经没有了。当时，我就预感到这里会有故事发生，于是就拿着相机，在乌桕树旁的亭子里等了一会儿。果然，没多久之后，就看到鸟儿们一批又一批地过来，纷纷啄食乌桕的种子。如果树下有人走过，它们就一哄而散。等寂静无人了，它们便又陆续飞来，继续开吃。那么，这些小食客分别是谁呢？“吃相”又是怎样的呢？下面且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

首先过来的，是本地土著（四季常在的留鸟）乌鸫，它跳上树枝，大大咧咧，直接探头大口大口地啄，毫不客气，大快朵颐。

过了一会，来了一群灰椋鸟。它们属于宁波的冬候鸟，喜欢成群结队活动。每年秋天，灰椋鸟从北方飞来宁波越冬，次年早春再陆续返回北方。那时既然已到2月中旬，这意味着它们再过段时间就要离开宁波，往北迁徙了。在长途旅行之前，饱餐一顿是很重要的。

灰椋鸟们正吃得欢呢，一只丝光椋鸟也飞上了枝头。后者是灰椋鸟的近亲，不过属于宁波的留鸟，不迁徙。为了吃到果实，它经常会歪着脖子，摆出很有趣的造型。

不过说到摆造型，丝光椋鸟可比不过白头鹎。白头鹎是宁波市区最常见的鸟，它们为了吃乌桕的果实，动作特别多，有时甚至还会从下往上飞扑，凌空叨取果实。

过了一会，大山雀也来了。这是一种以善于捕虫出名的小鸟，不过冬季虫子太少，那就只好吃点果子打打牙祭啦。前几年，我还拍到过银喉长尾山雀在吃乌桕的种子。

后来，等其他鸟都走了，忽然从地面飞上来一只白腹鸫（宁波常见冬候鸟）。这家伙比较胆小，警惕性特别高，平时常躲在灌木丛里觅食。这回估计有点眼馋，也想上来吃几颗，可是刚飞到枝头，下面就有人走过，吓得它赶紧又飞走了。

那天，最让我开心的，是见到了一小群燕雀。燕雀是本地不常见的冬候鸟，没想到这回也能拍到它们吃乌桕果实的照片。

另外，八哥、黑尾蜡嘴雀等鸟儿也常来吃乌桕的种子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隔了几天后再去那里，除了上述“老主顾”外，居然见到一只棕背伯劳也来啄食。这颇令人吃惊，我原以为，棕背伯劳是纯荤食的鸟。